

卧底北京四家幼儿园

或许是我们的孩子
或许就是我们自己……

2015年9月，21岁的我进了海淀一处没有在教委备案的私立幼儿园，也就是「黑幼儿园」，以下简称A园。

A园的学费是每月1780元，是这一带最便宜的私立园了。

面试时，我用了一个假名，而对方也没有要求看我的身份证。当我说出学历是「高中」时，面试者露出满意的表情——在那里，这已是很高的学历了。她毫不掩饰急切的心情，对我说：「那你快来上班吧，明天就来！」

没有健康证，也没有考试与培训，我就这样被录用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刚报到的我就被教育了——「你不能梳马尾，要盘头或者是披发，怎么成熟怎么来。」园长还说，这样做是「要让家长产生信赖感」。这样一来，1996年出生的老师会被家长误认为同龄人。



老师每天早上被要求排成两排站在门口，夹道欢迎小朋友和家长。个个身穿米黄色的制服，笑容满面，「早上好！xx爸爸早上好！」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所有的劲儿都用在早上了。

我被带到一个中班做配班老师。一个班有两个老师：主班和配班，分别负责讲课和协助管理。我的任务，是除了讲课之外的一切杂事。这家幼儿园坐落于一个商业写字楼里，屋内明亮，地上铺的是瓷砖和地板，摆满颜色鲜艳的小桌椅。园方购买了许多教材：健康课、国学课等等。

但实际上，A园的硬件不达标。相关部门颁发的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要求，幼儿户外活动每天不得少于2小时。因此，正规幼儿园必须拥有足够面积的活动空间，凡是没有的，是不能通过教委审批的。而A园的「活动空间」，是小区与写字楼之间共用的停车场区域——孩子活动时，车辆在一旁开来开去。出于安全和管理方便的考虑，这里的老师会找各种借口不带孩子出操。

园里有一个很胖的主班老师，属于园长口中「能压住孩子」的那一类。她厉害到什么程度呢？嗓门大到能把我这个大人震住。

私立幼儿园的一个特点是，孩子们特别闹，完全没有秩序。课是别指望能上下去。孩子们会尖叫，又尖又细又响的那种。



纪录片《幼儿园》剧照

工作没几天后，我就耳鸣了。

孩子们没法安安静静坐着。有的会在后面自己玩起来，有的趴在桌子底下，还有的满教室乱跑。

胖老师有一个习惯动作：孩子没秩序时，她会揪着孩子一把拽到自己跟前儿，再往外一搯。我特别羞愧的是，这个开始让我十分反感的动作，后来自己也在不经意间做过。

带一个小班时，两个孩子到处跑，还会四处撞，我怕园长说我，嗓子喊得已经无法发出声音了，我也拽着一个孩子然后搯了一下。那一刻，我特别难过，自认是个很有爱心的人，但做出那样的举动，都觉得不是我了。

我觉得自己挺可笑的，才来一两天，就开始拽孩子了。但没办法，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了。

那些天，太烦了。我总会发呆和走神。但是，连30秒都没办法放空，因为园长总喊我，刘老师你愣什么呢！

那是一种精疲力尽的感觉。

放饭时候的场景，你是无法想象的。

孩子们像是难民一样哄抢食物。比如一个生梨，可以分半个班级，每个人分很薄的一小块。

A园餐食的收费标准是10元一顿，基本见不到肉，一碗米饭上盖两块土豆片和白菜叶，运气好的话会有一小块木耳。而园方呈现给家长的菜谱是有荤有素，每天不重样。

老师经常会给孩子盛点白饭，拌些肉汤。肉汤很腻，我尝了都想吐。可一些孩子依然狼吞虎咽，叫着「老师我还要」。

每天，老师都会分发一些零食，从包装和味道上能分辨出，绝对是父母不让买的那种。零食用于奖励一些表现好的孩子，或是为了让闹腾的孩子安静下来。孩子就跟见了宝贝似的。

在A园，所有一切都得靠抢，玩具也不例外。那里的玩具特别脏，发黑，从来不消毒。可一个班就一小筐，很多孩子会为了抢玩具而打起来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家「黑幼儿园」省略了家长看不到的一切工夫。

A园将床单被褥收在一个没有窗的暗间里，老师会直接踩在上面。有的孩子吐在床垫上，老师就拿水冲一冲，也不清洗，然后就自然阴干，上面还是有味儿。

两个班五六十个孩子，就俩厕所，还是蹲坑。几个小孩不分男女围着一个坑尿尿。几个痰盂，男女共用坐着拉屎，老师也在那里解决。味道特别骚，因为孩子会尿出来。



电影《看上去很美》中，每天早上，孩子们都必须「排排蹲拉屎屎」，拉出屎来的小朋友可以得到一朵小红花。

我在那儿都觉得待不下去，觉得特别心酸。想想那些家长，花了相当于公立幼儿园近两倍的钱，把孩子送到这里来。他们中的很多人经济条件也不算差，孩子却遭了这样的罪。

这里老师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她们薪资很低，就拿A园来说，老师大部分从河北一所私立中专毕业。快毕业的时候，东北的女老板就去学校招人。一个月2000元，但容易有各种罚款：孩子磕了碰了，家长找来投诉，老师要罚款；孩子「流失了」——上了一学期之后不再在这里上了，带他的老师就要被罚500元。

园方包吃住，但食宿条件非常艰苦。来到教师宿舍时，我震惊了。在一个小区1楼开墙打洞后的大开间里，住着30多个人，没有窗户，灯光昏暗。每天早上6点，老师们就得起床，排队共用唯一一个厕所。过道和房间的间隙中，晒满了内裤和毛巾。

接下来，我又到一所收费更贵的私立园（以下简称B园）卧底，那里的宿舍条件好了许多。

依然不用身份证和健康证，我再次上岗了，工资也是2000元。

在这里，老师们基本不敢冲孩子发脾气。相比A园，孩子有些尊严。

但这里的家长也是最「作」的，他们都是从外地到北京来奋斗的，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，对老师的态度也比较强硬。

我唯一一次被投诉，就是在B园。

一次课堂上，孩子们很闹，我镇不住，嗓门越来越大。一个坐在第一排很乖的女孩子一直在看书，不停地叫着「老师，要背书」。我当时可能在吼全班，顺便冲她吼了一句：「待会儿再背！」可能吓着她了。



电影《看上去很美》剧照

放学后，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学三年级学生跑来，特别横地问我「你是刘老师吗？」我回了一句「我是」，女孩转身跑了。事后我猜，那是小女孩的姐姐，她的家长后来投诉到了园长那里。

我就不停道歉。当时我眼泪都下来了，特委屈，心想：我来这里卧底，还被告家长了。回去后，其他老师一起安慰我，「这都是常有的事儿，没啥，习惯就好了」。

经过那一段，我有点理解那些老师，她们真的太累了。我就干了那么些

天，抱孩子抱得腰都直不起来。孩子哭，院长就会说，「你把他抱起来啊」。我没生过孩子，手上没劲儿，单手抱不起来，只能凭着腰力把孩子托起来，挂在身上。

其他年轻的女老师也一样。有人腿上还出现静脉曲张，尤其膝盖后面的那个窝，特别疼。

我印象很深的是一群来幼儿园实习的年轻女孩。她们分别来自河南和东北地区的中专，由于是实习，每月2000元的薪水只能领到500元，剩下的拨给学校了。500块钱的薪水还得平摊宿舍的水电网费。园方每天只管一顿午饭，园长负责盛肉，每人只给一勺。一些姑娘为了省钱，早饭吃孩子余下的主食，晚上常常不吃饭。

来北京半年，她们没有出去玩过。放假时，几个女孩总是窝在宿舍里玩手机，日子两点一线。

她们的工作和保姆没有太多区别，但态度相比A园的老师要温柔许多，明显感觉是迁就和服侍着孩子，但谈不上能教育孩子。

我也遇到过一个特别负责任的老师，是一个1992年出生的河北女孩。她特别上进，自考了园长证，喜欢英语。和其他人的迷茫不同，她教孩子特别有热情，课程也有自己的设计。我一共走了4家幼儿园，就碰到一个她那样的。

卧底的最后一站，是一家公立一类园。那是大部分家长心目中最好的选择。不过，没有健康证、幼师资质的我依然轻松进入其中成为一名保育员。

这里环境卫生、物资丰富，教师注重规范，孩子则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秩序感。

孩子都和小绵羊一样，特安静，守规矩，没有人闹，因为老师气场特别强。不像那些中专毕业的年轻姑娘，她们大多是北京郊区的本地女孩，有些还是毕业于一类本科大学，有幼师的资质，还有老师的威严。

在许多老师的眼中，公立幼儿园教师的身份是非常体面的。我的配班老师，公公婆婆是银行高管，自己是北交大毕业的，拥有初中教师资格证。

她选择来这儿工作，是图轻松，不用动脑，将来自己的孩子也能来这儿上幼儿园。

公立园的老师不同于私立园，完全不用干体力活。体力活由我这样的保育员一手包办。这里真的累死人不偿命。每天早上，保育员得把小孩的毛巾洗了，水杯接好水，还得盛饭端饭喂饭以及墩地。有一个孩子一天吐五六回，都是我墩。

小云是和我关系最好的保育员。她是北京石景山女孩，幼师专业毕业。1995年出生的她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，由父亲开车将她从石景山送到二环。「家人都以为我的工作很轻松，我都懒得和他们说，太累了。」她最期待的是怀孕的老师休产假，她就有机会转成倒班的带班老师，能够轻松一些。

公立园的老师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权威感，也因此赢得家长更多的尊重，不像私立园的老师被家长当成打工的。家长都巴结老师，都是「多照顾我家孩子呀」，基本不可能对老师颐指气使。

我说的也许不能代表全面，但在这所公立园中见到的老师，脾气都很大。老师更多地通过大声呵斥和冷暴力来树立权威。

相比私立园的孩子，这里的孩子显得没有那么自由快乐，大多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和自理能力，脸上常有战战兢兢的表情。我能够感觉到，班里的空气是紧张的。孩子怕老师，不敢和老师有眼神交流，说话声音都特别小。



就拿我的老师来说，她怀孕了，脾气相对可能更差些。有一回，她呼唤一个孩子，对方可能在做手工没注意，连叫三声后，她一下子就火了，吼道：「你怎么不理我啊？！」把那小孩一下子吓哭了。

当然，什么都不是绝对的，总是有好老师的。

有过这段卧底经历后，我都不敢想生孩子的事情，怕了。如果将来我有孩子，会舍不得他去幼儿园。有的私立园，孩子虽然自由开心，但很脏，显得没有尊严。而去公立的，孩子那么小就得紧张兮兮地做人。

暗访结束后，我和另一个记者来到A园门口，想问问家长对A园的情况是否知情。

「我们能怎么办呢，」一个年轻的男人露出无奈的表情，「也没有别的幼儿园可以上了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卫生差点。贵的也上不起。」

这是那些家长重复最多的一句话。



